

四之物讀餘業軍空

松 野

著 宣 儀 龔 ✓



室軍業餘讀物之四

松野

龔儀宣著

航室委員政治部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版

朝廷把郭子儀安在九原太守這個小小的職位上，便像向荒郊裏投下一株野松似地再也不去理會他了。他初來時，兩頰雖然略微顯得消瘦，他的英俊的外貌仍叫人見了敬服。高大的身材，穿一套嶄新的戰袍，兩隻眼睛的上面各壓着一道斜伸的濃眉，眼珠一滾，他的智慧，胆略，便像瀑布一樣的往外淌。他的年紀就外貌估計，至多不過三十歲光景。他的嘴上沒有鬍鬚，但他同人談話時，嘴角上總是浮着兩點淺笑。從他那副恬靜的外貌，便可以看出來他是永遠都不會同別人起什麼爭端的。

別人的官階隨着歲月一年年的增高，他在這裏一直沒有陞遷過。幾十年光陰過去，他的嘴上掛起了墨黑的鬍鬚，紅潤的頰上橫起了粗細不同的皺紋。他仍十年如一日的，率領着他的部屬，守着這片疆土。

一天傍晚，傳來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叛變的消息，全城的人民都爲這消息受了

震驚，他依然鎮靜如常，不改平日雍容和藹的態度。

他在室內，燃着一枝燭，面前攤着一本名冊在翻閱。他的兒子郭晞走過去，看見那名冊上的名字，有的加着紅圈，有的在旁邊點上了紅色的密點，不由的好奇的問他：

「爸爸，你爲什麼讀名冊呢？」

郭子儀掩卷笑道：

「你說錯了，這是你爸爸幾十年來的一本自讀不厭的活書。」

郭晞不服氣的說：

「你給我看！那不是一本名冊嗎？」

郭子儀說：

「你看不得。他們的肺腑都給我看穿了。」他含有深意的笑了笑。過了一會

郭晞領悟的說：「爸爸，那名冊上是什麼人我知道了。」

郭子儀的才幹，早已爲人賞識，他的雄材大略，有的人敬佩，有的人忌刻。在一次戰爭中，敵人的人數衆多，所佔的地勢比他優越，他估計情勢，若同敵人硬碰，祇有自己吃虧。他便用了一個計謀，希圖在這一計謀之下，把強大的敵人一網打盡。孰料忌刻他的人，故意同他掣肘，使他的計謀沒有實現。結果在敵人的衆兵強壓之下，他吃了一個大敗仗。

於是，忌刻他的人，就以這次敗仗爲口實，向朝廷告他。一

郭子儀在好人陷害下無從申辨，再遭御旨下來，判處死刑。

正當長安城內，春暖花開的時候，約當午刻，一乘囚車被擁着從一條大街經過，上面縛着一個相貌堂堂的英俊少年，他的背後豎着一道經紅筆點過的標幟。

這囚車在一個十字街口轉拐的地方圍旁觀的人塞住通路，不能順利的通過，兩個殺氣騰騰的人，氣勢兇兇的跨上前去，開開了一條通路，掉轉頭來，正待招手吩咐後面的車子前進的一刹那，對面的街上響過來一陣鈴鐺聲，馬蹄聲和車輪在街面上滾轉的聲音，那兩名開路的勇士，聽見這聲音，連忙排開那被喝開又圍攔來的人流，搶上前去，仔細看了一眼，自己呆住了。彼此相顧，默不作聲，過了片刻，向着這邊方向過來的那乘車子愈來愈近了。兩乘車子相向進行，由於人羣的擁擠，在街口梗住一團，不能進也不能退。

那乘過來的車子，上面結着一朵大蓮花，見前面擋住去路，就此停住了，大家都把注意集中在那乘車上。簾子一拉，車上的人下來了，儒雅風度，神情很瀟灑。羣衆當中有一位身材矮小的麻子，他是醉仙樓賣酒的伙計，他認識從車上下來的人，他得意的拍了一下站在他前面正在看得疑神的，有着一嘴黃鬍鬚和一個

酒糟鼻子的中年男子的肩膀，悄聲說：

「你認得這個宜人嗎？」

「像常在醉仙樓喝酒的李學士對嗎？」

「你怎麼認得？」

酒糟鼻子認為麻子的話有點瞧他不起，故意把聲音放得很高：

「我怎麼認得！在這長安市上，那街那巷，那家那戶，我不認得。難道李白

——李學士，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，你認得我就認不得？」

麻子見他氣勢凌人，說了一句冷話。酒糟鼻子聽了大為動氣。別人怕他們兩

個動武，忙把他們勸開。

麻子擠在另一個空隙裏去了。

那被縛住的少年，在刀光閃耀下，在死的圍襲中，仍鎮定如常，他的

臉上不露一點恐怖神色，端正的穩坐在車上。無數的人都向他投着惋惜的眼光。他的兩只眼睛直望着前面，無形中流露出他的豪邁氣度。李白在衆人擁擠當中，發現了那部囚車，和上面的被縛者，不禁驚問：

「上面是什麼人？」

一個執行吏慌忙答道：

「郭子儀。」

李白問明了郭子儀犯罪的原因，略微安慰了幾句，便轉向執行吏說道：

「別忙執刑，我要營救這個英才以備國用。」

站在旁邊的人聽到李白的豪語，心頭爲郭子儀輕鬆了一大半，立即自動的閃開一條路，讓李白的車子通過。

李白上了車，馬夫不停的揮鞭，一轉眼，那乘結着大蓮花的車子便消逝了。

囚車繼續在街上被人擁着朝那令人胆寒的刑場的方向緩緩前進，在場圍觀的人，自己的脚步不由的隨着車子慢慢移動，心頭一陣緊似一陣，走過一道牌坊，這裡是受刑人和他的親眷見了落胆的地方。當囚車抵達時，大家都下意識的回頭去看，這個看熱鬧的人結成的隊伍，有的開始驚慌了，有的心頭怦怦的跳動，有的為受刑人片刻後的遭遇懷着恐怖。

太陽不忍睹的躲進雲裏去了，吹起來一股冷風，幾隻烏鴉從頭頂低飛過去，在人們的心裏塗抹了一層暗影。郊外的野草的清香，人們的鼻孔都隱隱的嗅得到了，囚車進行的速度也彷彿格外加快了，眼見就要到達刑場，為郭子儀號憂的人們連連往後面看，始終沒有看到營救他的人的影子。

望見前面遠遠的那片廣場，大家心頭緊了，都焦灼的閃着詢問的眼光。

囚車攏刑場，那裏已先擺好殺人的陣勢，在廣場當中有一座建築好的刑台，

囚車上縛住的人押到那里，便從車上解下來安排在刑台上，祇等時間一到，便下令執刑。

郭子儀從車上解下來，站上刑台。劊子手手中握着的明晃晃的利刀在太陽底下閃着白光。監斬官仰起頭望了望天空，被雲霧遮去了一半的太陽，漏出來一點慘澹的白光。他計算了一下時刻，然後命令鎮壓刑場的兵，把觀眾排得遠些。刑場亮出來一大幅空地。他走近刑台檢查了一番，又退在一邊。劊子手知道快執刑了，跟着低頭看了看手上握着的大刀，用手指輕輕的在上面試着刀鋒。他的心裏彷彿在計劃要採取如何的姿式纔能完成今天這件大功。

由場上人頭的聾動和鎮場的兵士的緊張情勢看來，那行刑的時刻是逼得很近了。郭子儀在刑台上昂然的站着，沒有一個不望着他胆顫心驚，有的人爲他掉着眼淚，有的人爲他隱隱嘆氣。剛在要發出第二聲口令的時候，在塵沙滾滾中一員

松

野

京官騎着一匹驕悍的白馬飛奔過來，高聲叫道：

「慢着！」

籠罩着刑場的恐怖，被這一聲巨響衝破了。白馬踏進了刑場，傳來了皇帝的赦旨。宣讀的時候，在場圍觀的人一個個都淌出了興奮的眼淚。這事件就在當天傳遍了整個長安城，一直到第二天家家戶戶還在爭論着這件事。

「我不服李學士會有這樣大的本事。」

「嘿！你不服？人家不動一個兵，祇寫一封信就把蠻子駭得倒退，難道營救郭子儀這件事他還辦不到？」

「李學士真了不起！」

「聽說這位赦出來的郭子儀也很有本事哩！」

郭子儀得了李白的營救，那些陷害他的奸臣們，落得一場空喜，祇得把他陰記在心。

時間一久，便一天天冷淡下去了。到底郭子儀這樣的幹才，不能久閒，經過這一度波折以後，真象不難明白，有的人替他抱屈，促他向仇人報服，他自己反而淡然置之。他對國家仍存着一片耿耿忠心。朝廷誤信讒言，對他這種武斷的處置，他祇爲國家惋惜，並不爲了個人的冤屈就對一切灰心。他的忠貞報國的志向仍堅定不移。

不久，朝廷任用他爲九原太守。這在一般人看來依舊是給他的懲罰，不過比殺頭較輕罷了。

上任的那天，那些送行的朋友看見郭子儀的車子朝着邊荒地城遶轉，禁不住流下了惜別感傷的眼淚。

二十年後，安祿山蹂躪的馬蹄踐踏了大唐半個寧靜的江山，守將們有的死難，有的投降，長安城內一日數驚，眼見大唐的錦繡山河快要淪入叛賊之手，唐睿宗帝日夜驚慌，拿不定主意。正在焦灼萬狀的時候，忽然想起二十年前股肱肅州的這株野松——郭子儀。

這時郭子儀已長成了一株擎天的大樹，一道詔令把他從在根了二十年的那荒瘠的土地上拔起來。命他爲朔方節度使。

這是一個難於肩負的重任。安祿山坐擁重兵，蓄意謀反，所有的兵卒糧餉，都準備得停停當當，加上起兵叛變以來連戰獲勝，兵驕氣盛，每攻一城，沒有幾個可以戰敗他。郭子儀奉命平亂，手上的兵馬，數目既少，而又沒有經過甚麼戰爭，若擴充部屬，增加人馬，天下承平已久，一般百姓都不習武事，要把他們召

募攏來同安祿山統領下的悍將勁兵作戰怎麼能夠呢？

郭子儀聽到安祿山叛變的消息就立誓爲國效忠，願獻身爲國平亂。可是，一直沒有用他。直到長安城都動搖不定的時候，這纔想起他來，擢升他爲朔方節度使。

郭子儀奉到詔令，仔細思忖了一番，便毫不遲疑的去承受了這個新職務。

部將們看他態度這樣堅決，絲毫沒有把橫在眼前的困難放在意下，一向佩服他的部將們，更見有了自信，便一致奮發的策動統領下的部屬，同時一面進行招募新兵，欣悅的向他表示：願追隨他共赴國難。從此，郭子儀的兵力也就漸次龐大起來了。他這種臨危赴難的精神，竟使從前嫉妒他的人受了感動，從來不同他交談而常鄙視他的仇人，也顯犧牲成見來同他親切的合作了。

一天他從外面閱兵回來，遠遠的瞥見自己的帳外拴着一匹高大的棗紅馬，不

禁心頭暗暗吃驚：「這馬不是李光弼的嗎？他怎末會到我的帳中來呢？」於是，往事便像遊雲似的浮上了他的腦海。有一次，李光弼部下的兵偷偷的到他這里來，他收容了他們。這事被李光弼知道，便結下了深仇大恨。幾十年來兩人未交一言，就是同桌共餐，李光弼也不同他說一句話。上次他幾乎殺頭，都因李光弼在一旁故意同他掣肘。這些往事，他向那馬走得愈近，對他刺激得愈兇。他邊走邊想：「我要去同他見面嗎？」

他把李光弼和目前的大局衡量了一番，心頭結着的結慢慢隨着他的腳步鬆開了。

「就是他來對我有什麼不利，我都要以我的真誠去感動他。當天下這樣危殆的時候，我還懷私忿嗎？我郭子儀是這樣的小人嗎？」想到這裡，覺得他起初的那種想法實在可鄙，不禁耳根發紅，立刻他的臉被羞愧得通紅。他站在帳外，靜

靜的瞧着那匹正在那里把頭翹得很高的棗紅馬。馬頭擺動，發出一串串清脆的，響亮的銀鈴聲，擊打着他的耳鼓。他猛地一怔，自己責備自己說：

「在這國難當前的時候，誰懷私見，誰便是國家的敗類。現在李光弼既然肯到我的帳中來，我應該開誠布公的同他見面！」

他振了振精神，心曠神怡的進帳去了。

當他進去的時候，李光弼正在坐着同他的一員家將在談敘他。他走在門外，

兩只眼睛一閃，那飽滿的光輝剛好與李光弼的相遇，他們兩人面對面的凝住了。喉嚨被興奮塞住發不出音。略停，李光弼熱情的衝過來用力的一把將他肩膀抱住，同時發出一聲悲愴的叫聲：

「子儀……」

他的淚水像拋沙樣的灑在郭子儀的身上。郭子儀也伸出手臂把他緊緊的抱住。

，那員家將看着他們兩人抱在一起淌着眼淚，感覺到手脚無措，在一旁默默的站住。李光弼的喉嚨裏響起來一陣悲痛的哭聲，郭子儀不由的也哭出聲來了。

光弼，想不到你竟肯到我這裏來。」

李光弼顫聲說：

「我早就想來見你，別人都說你一定不肯見我，遲疑到今天，我相信我不會，我便決心來了。」

「你來得好，」郭子儀深深的受了感動。「你不來見我，我也要去見你了。」

「子儀，你諒解我嗎？」

「我們沒有私人的仇恨。」

李光弼覺得過去對郭子儀的行爲十分慚愧。

「你不記懷我過去……」李光弼隱忍的不說下去了。